東溟文集

東溟文後集卷之九

桐城姚瑩石

贈汪孟慈序丙申九月

孟慈爲戶部郎官且十年數建大計以伉直聞其言多深中事情執政施行天下未嘗不稱便也中以憂歸數年益究心東南事既服闋將之京師乞言於其友人姚瑩瑩應之曰子南人也而官戶部地方之疾狀 國計之盈虛皆知之矣奚事余言然竊怪以今 天子之明聖宰相公卿與督撫大吏之賢而中外議論時有異同者豈非上下之情猶有未盡通而吏民之隱痛猶有未盡達者乎

國家比歲以來西逆授首楚粵閒頑苗盜賊再勤師旅災荒彌於七省度支固不能無絀矣而海塘河工歲修動

輒數百萬不得已而有籌備之例論者皆謂與其外籌曷若求諸常賦常賦之大者則莫如地丁漕鹽以故征責稍急焉三吳數歉賑撫未已而壬辰猶運全漕復附運截漕米二十餘萬癸巳秋災漕僅百十餘萬焉兩淮鹽法敝壞之後改弦更張不及四年而上入稅課年皆三百數十萬兩帶納舊逋又數十萬運庫久罄一旦積存至三百餘萬此皆馭大吏之智能極下吏之喘息而竭閭閻之脂膏者也三吳古稱財賦之區然八府四州幅幀不及千里而上供恆倍數省定例凡直省賦稅銀五千四百四十五萬七千五百九十五兩而江蘇兩藩司地丁三百九十九萬八百餘兩漕項六十一萬二千三百餘兩兩淮鹽課雜費三百二十二萬又帑息七十餘萬上海滸墅龍江揚州淮安

關稅一百一十四萬六千九百餘兩通九百六十七萬有奇盖六分而出其一凡直省漕糧行月米五百一十一萬九千二百石而江蘇漕糧米一百五十三萬七千一百餘石行月米二十萬二千二百八十餘石通一百七十三萬九千三百八十餘石盖三分而出其一其在豐歲猶有病者况瘡痍未蘇物產久耗其能堪乎民力不足負地丁者十猶一二負漕米者十乃三四中人之家毎稱貸輸將州縣催科乏術上畏考成皆借私責移官錢補苴集事蘇松常鎮閒無不困之官無不病之民矣孟慈游歷東南其見今日大吏尚有任權勢以受苞苴者乎州縣之中尚有縱晏樂以自封殖者乎匪特無之在官則以征解不及爲憂罷官則以交代虧空是懼官吏疾首痛心閭閻呻吟憔

悴此孟慈之所目擊也若夫鹽務則課出於商商出於鹽今沿海場地非潦則旱滷產不旺幾於地愛其寶此鹽之絀也箴西大商昔日數百萬之貲者今無一人百計招徠小商僅足應課又爲積殘滯引侵占新綱故完課不能如額此商之絀也然并積引計之則每歲所完課數亦略相抵若此者爲之減根竊節浮費輕課則顧資本緝梟販堵鄰私便之卿之惟恐不至夫是以諸商資本雖微猶能踴勉奏銷而不致虧闕國帑也今之言者於漕必取其全而且責其速地丁每屆奏銷必以三年比較而責其多於鹽課不問正雜而惟責其歲輸皆盈此夙昔全盛之所難能而以求諸凋瘵之後豈謀國者有遺算乎抑明於內而昧於外但見上之需不見下之困也非有深知吏 民之隱

痛者切陳於公卿宰相之前事理何由上達孟慈勉乎哉以若所見及若所聞悉以達於卿貳卿貳以達於宰相宰相以達於　天子爲東南官吏民商休養數年以舒其氣官民之氣舒而後財賦之本可固　國用其有不足者乎孟慈南人也而官戶部位可以言言之必可聽以今　天子之明聖與夫宰相公卿之賢苟聞此言也中外議論必有洞然深中者而何異同之患哉

送余小頗守雅州序

古之君子必有高天下之識不可一世之氣胞與民物之量塵垢軒冕之懷藹然忠信豈弟之質益以博覽周稽上下古今典籍之所載閱歷山川形勢之險夷風俗人民情僞之同異恢恢其廣也淵淵其深也犁犁其辨也肫肫其

實也出則達之而著爲事功退則存之而託爲文章故精誠不朽滂浹宇宙身不必存而人存名亦可存而不必存余嘗以是求諸天下四十年未有得也則翻然曰今之君子何必其然彼斤斤門戶聲華者勿論矣苟能介然確然厚其躬而薄責人先以有容闇而日章豈非有道之君子哉若此者蓋又難之反而求諸吾友亦不數見焉宣城梅伯言其一也道光癸卯至京師因張亨甫識陳頌南王少鶴因伯言識朱伯韓邵位西余小頗馮魯川伯言謂余曰小頗中藏甚厚而寡合其于人不易用情有用未嘗不摯蓋忠信豈弟之至也余一再往反信然則又悔曩時所見之隘今年秋余至蜀中小頗亦出守雅州後余八日至懽甚小頗出册示余則伯言伯韓少鶴魯川四君之贈言也

小頗爲人四君之文詳矣余則有一言曰雅邊隅也南界滇南西鄰打箭鑪番地西藏之咽喉而川西之瘠壤也邊吏外柔内撫道在惠而有威持之以信則無事此小頗所知無待鄙言者余所念則雅之瘠也古語不云乎瘠土之民好義蜀自明季獻賊後休養百六十年富庶冠西南民逸而淫是有教匪之亂靖三十年人又忘難而有淫思今歲大熟民閉顧蠢焉以嘓匪之難猓夷之難韜大吏而號呼者日有聞之獨雅郡宴然豈不以其瘠耶吾願小頗有以長治而久安之也小頗不易用其情今茲殆其時乎吾知小頗忠信豈弟不遠古人也小頗豈以今之君子自畫者哉爰繼四君子後而贈之行道光甲辰七月十日

送湘陰李丞乞病假歸序

道光二十七年太子太保湘陰李公自雲貴移節兩江其明年　天子憂吏務軍興數歲海疆雖靖而四方水旱頻聞命王大臣通籌國計定議五條須行直省猶恐實有不便於民許督撫上言而南漕改折一議最大議者皆謂與其官吏私折不若以裨京師也天下漕五百萬江南居其大半議下人情洶洶是時　廷議僉同莫有異者公毅然奏陳必求有利無弊王大臣復議六條下之時公已在病假力疾盡言其弊一曰國計之難二曰民生之難三曰防州縣浮勒之難四曰防吏胥訛索之難蘇撫沔陽陸公亦奏言折漕於京倉支放國帑大局京師民食三皆有礙　聖明立罷折漕兩江吏民咸慶二公能持大事以回成命安我兩江也先是公疾未已又聞太夫人不安郎

日陳情乞暫歸湘陰　上念其誠許之以陸公繼任公遂以二十九年三月歸兩江人士咸謂公忠盡受知倘在位久必別有裕國之大計惜以病去也相與詠歌其事瑩在江甯見之喟然曰有是哉明良之遇乎夫國用方殷明主躬行節儉損撤內御司農度支孔棘之時諸王大臣抒忠竭誠以爲足用計然皆熟度事勢於外間幽隱或有未盡　聖謨廣遠孳孳便民二公能敷言無隱遂底轉圜之美原議王大臣亦合臣以從豈非太平有道之盛事也哉書曰咸有一德克享天心漢陸生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今上下一德格于天心水旱雖頻宜有默相者矣萬方黎獻咸知　朝廷念切恫瘝中外大臣承宣德意如此草野有知必[illegible][illegible]所爲彌患於無形也抑又聞之和

氣致祥仁者必壽充此和氣之所洋溢匪但災沴可消行見公疾旋瘳即太夫人之康彊逢吉亦理有必然者矣

五修宗譜序 戊戌三月

麻溪姚氏宗譜始剏於先雲南參政實在有明中葉及其季也先職方府君再修之 本朝乾隆中贛州太守三修之其閒相距皆百餘年記載頗繁族祖惜抱先生與福建中丞議改之仿古世表法卒以橫列而註歷職生卒妻子於其下文簡易檢條理秩然是為四修族譜在嘉慶之初元也年代益近收錄殊密而於事實不之詳焉蓋譜以考辨世系體有宜爾中丞則以為闕揭或有未備夫闡揚事實者紀傳之體非譜牒之云也瑩少時嘗有感於中丞之言竊本諸家乘上求 國史旁採各省郡州縣志及

賢士大夫之文苑輯所聞編爲麻溪姚氏先德傳其書別行久矣道光丁酉族叔薰蓀管族事又有修譜之役逾年譜成僉議以瑩所撰傳合刻於後不敢紊惜抱先生之例而於中丞之說無遺憾焉噫麻溪姚氏之譜於茲五修矣溯自始遷五百有餘歲吾族未遂衰也創業之祖功德固有殊乎克繩其先以裕厥後抑尤難也不考諸譜莫由見其盛既讀諸傳益瞿然於其所以盛者十八世孫瑩敘

鄭六亭文集序

瑩少時見成均課士錄知六亭爲山陽汪文端所重其識君也在道光元年瑩罷臺灣令六亭以教諭至君年六十四矣瑩聞臺人言嘉慶中蔡牽之擾君守城及上書論時事有功於臺固知君幹濟非僅善爲文而已君乃出所著

宜居愈瘠二集與雜籍文屬爲閱定益知君所至以勵名節崇實學爲已任文亦樸重如其爲人旣校閱而歸之或有所非君未嘗不許之也時君方釐正昭忠祠督工赤暑不避遂成疾卒是爲道光二年七月瑩與諸生經理其喪歸且爲文表墓逾年先師趙文恪至閩訪君與謝教諭金鑾賢請於

朝祀之鄉賢祠陳恭甫編修復爲墓誌郭蘭石學士書而刻之於是六亭之名益顯更十五年瑩分巡臺灣道再至而君嗣子以其遺文來則皆瑩所手訂者重一繙閱不覺泫然老友左石僑亦文端所重士也與君先後同門其文章與爲學官行業相埒而未相識適主講海東書院乃以君文屬石僑更爲編審梓以傳焉前二集君所自編凡六卷雜著則石僑所編亦六卷附後而總題

之曰六亭文集凡爲三編十二卷文一百四十六首石倫甚重君每寫一篇手自校正去其冗散者數篇六亭洵可以傳矣嗟乎人貴自立耳六亭一學官世所謂末秩冷宦也而觀其生平所至發攄若此以視高牙大纛無所稱於世者爾何如哉是爲序

重刻山木居士集序

古人文章所重於天下者一以明道一以言事理義是非不精則道黻利害得失不覈則事乖然理義可以空持利害必以實驗故言事之文爲尤難也唐之陸宣公宋之蘇文忠公皆善言政事者文與實俱茂焉他人爲之非詭則萎矣　本朝作者如方望溪朱梅崖能爲古人之文海內無異辭也望溪之後有劉海峯及吾家惜翁梅崖之後

則稱曾山木山木先生又以所自得者就惜翁商榷之其文章淵源處眞可以追古人矣而政事之文特爲茂實所陳得失利害皎如也匪惟言之其居鄉及服官固一一行之有效非空爲斐然者其重於世而傳於後不亦信乎先生之甥陳碩士侍郎嘗刻全集於閩版歸其家不善藏而漫漶先生之孫應祥謀諸鄧町原黃東園二太守重刻之屬瑩爲敘先生旣於惜翁有故侍郎又於瑩有姻誼不敢辭也謹識一言於卷端道光二十年上巳日

鷹青詩集序

國朝諸公病明代詩復古之弊乾隆嘉慶以來多避熟就生以變其體大約不出蘇黃二公境中究未能自開生面也古今作者文質相宣繁簡遞嬗要當抒軸性情雕繪景

物風骨堅壯才思高翔格高體正絕除卑俗則其善也若必以常見爲非力求新異即明珠白璧等諸瓦礫特世太牢不登肴俎此乃賦乜之奇豈復言志之旨雖復自矜沈與及乎羣輩爲之从更生厭循然炫爛之極歸乎澹耳前後易糊何足深識乎吾家膺青總憲不以詩鳴乃古近諸作正復不少諦觀全集雅託唐音綿邈其思俊逸其氣清辭麗句不絕於篇雖不同晉楚稱雄亦屹然周宋王者之遺矣乙酉丙戌間讀未卒業犖以難歸頗存胸臆今玆蒙恩出獄未敢即行乃得以暇竟讀知雅意攸存不厭先哲乃序論而歸之質諸海內作者當不齒冷斯言

桐城破岡胡氏宗譜序

桐城胡氏以破岡爲巨族有賢子曰爵爲諸生能文以其

重修族譜來乞序叩之曰吾族自五代由饒右遷桐支派繁衍數更兵燹遂莫能詳今譜所載斷自其可知而不繫稱所不可知余曰韙哉子之譜也夫三代以前胡氏有二一爲舜後胡公滿封於陳其後爲胡氏是也一爲周同姓國鄭樵通志云子爵魯定公五年楚滅之其後以國爲氏是也今天下胡氏多稱安定者蓋本於南北朝魏靈太后之父胡國珍孝明帝封爲安定郡公以其望也余考國珍爲臨涇人而漢有胡奮亦臨涇人可知國珍爲奮之一族第不知爲舜後之胡歟抑周同姓之胡歟且周末有齊人胡齕漢有臨邛胡安河東胡建南郡胡剛及剛六世孫廣又有耒陽胡騰固始胡綜三國有豫章胡勃壽春胡質晉有南昌胡藩皆在安定前則天下之胡氏并臨涇而六族

曷爲其皆望安定哉王於唐之胡曾則邵陽人也宋之胡
楚賓秋浦人也胡林卿華亭人也胡文恭宿晉陵人也胡
銓江陰人也胡瑗海陵人也胡舜陟績溪人也胡方平一
桂父子婺源人也胡則永康人也胡紘慶
元人也胡仲雲高安人也胡安國崇安人也胡忠簡銓廬
陵人也胡夢星吉水人也胡崇縣人也胡鎮孫祁門人也
胡舜元銅陵人也胡仔苕溪人也此十九人者皆名賢著
望庸詎知破岡之祖非安定以前之七族或安定以後之
十九族乎子之爲此譜也愼且審矣元明以來吾桐胡氏
以宦蹟文章顯著者甚眾稍有疑似予皆闕之譜其所可
知闕其所不可知然而猶系於安定者何哉豈不以凌氏
萬姓統譜總系胡於安定乎抑未察凌氏之疏也信夫鄭

氏之言曰自族別而爲姓姓別而爲望望別而爲房故姓多則訛其族房多則訛其望也矧遭兵燹之蕩析因仕宦之遷移紛紛者不可勝數乎然則今茲之譜宜將何繫曰繫之以桐城破岡則不必遠望安定而前後乎安定之望與曰有考其實者未嘗不可繫之即安定亦何嘗不在所繫耶不定所望而望自存猶愈乎自紊其繫也抑吾覬破岡一譜若顯祖若自琳之忠節若洪若其愛若之佩若泰義之孝友若瑀若肇烜若聯及之篤行若文燦之謙佚若愷之耆壽皆炳煥乎志乘胡氏多賢請以質之必有進吾說者

王懷坡先生詩鈔序

古之君子裔志遺跡於百世上下者其聲名顯晦類有天

數而當其始必或倡焉或和焉未有爲德而孤無鄰者也
先舊塢編修當雍正乾隆之際潔修好古嘗十年不下樓
學爲舉世不好之文維時里中劉海峯方待廬江若度葉
花南胡一學張顧巖周汝和王懷坡諸先生皆同時振興
金壇王巳山選訂龍眠十子今海集者徒以制義言也諸
先生志趣不必同成就不必同其所著書世或見或未見
先編修著述歿後四十餘年瑩始彙刻之待廬先生之學
其孫會世守惟海峯花南之書先出海峯彌盛瑩乃今始
獲讀懷坡先生之詩先生名洛字中涵懷坡盖其晚號雍
正癸丑進士仕至吏部稽勳司郎中數爲乾隆丁卯丙子
丁丑丙辰諸科鄉會試同考官著有瀹靈文集懷坡詩鈔
文集弗傳獨詩鈔存其嗣孫承勳重寶之以示姚瑩而泫

然曰承勳孤貧遊四方養其母妻常苦不給更何能顯其先業顧念兩家先人之好不敢忘且先司勳姚氏出也今能一言表吾先者獨子耳瑩瞿然曰唯唯是固瑩之志也夫懷坡先生先羅田府君之外孫而編修之姑子也編修之書湮晦四十餘年而子之祖亦湮晦且七八十年非吾與子之責歟吾見世之言詩者矣一登朝貫則習爲華靡和緩之音務去其鱗鬣之而之稜稜者曰九苞之采雝雝喈喈是爲和聲鳴盛世也子不見古之鳴盛世者乎元首叢脞虞廷之歌也宜鑒於殷文王之什也與今所云特異是又何說懷坡先生亦鳴盛世者而詩辭風格具存善讀其骨不失明代諸賢之則當與西樵茶村諸人競爽視夫華靡和緩者不翅乎遠哉世有善讀先生詩者必將寫嵩

本誦萬遍傳萬人其無疑焉是鈔凡八卷爲古近體詩一千三百四十九首嗚呼可謂富矣

潘四農詩序

余之知潘四農也因張亨甫亨甫告余曰吾徧交海内賢士以詩契合者衆矣大半皮骨聲響之間耳吾嘗喜人攻其短而卒鮮攻者綦在京師得徐廉峯鄭雲麓黄樹齋評剌吾詩多中而尤精當者潘四農也余觀亨甫諸詩稿本信然亨甫曰匪惟論詩其爲人也類有道君子已而毛生甫至言四農一如亨甫余慕之屬生甫爲書延四農教子若壻四農欣然至揚州其從來者弟子吳君大田及其子亮弼也於是丙申丁酉之間朝夕聚處縱觀所爲詩文精深奧突一語之造有耐人百日思者竊歎張毛二君不我

歟也余嘗與四農生甫各攜其弟子遊金焦二山信宿賦詩一時興趣邈然若與造物者冥遊八極之表曾不知哀樂之何寄嗟呼人生倏息耳安能常有此境哉已而四農北去李申耆借其弟子與吳仲倫左石僑及亨甫後先復至申耆弟子吳君偕爲余作談藝圖寫諸君之貌甚工諸人旋散余亦渡海逾三年則聞四農歿癸卯過淮四農之孤窮㷀猶纍然也余以縲絏之身不能哭於其家忍慟而行是時仲倫申耆生甫皆已亡亨甫偕余北上歿於京師石僑繼之談藝諸人風流頓盡矣又五年四農弟子刻其師遺集既成吳君大田兩以書來屬余爲序其何能辭乃述其所以交四農者黯然識之如此若其詩之精妙則諸君論之詳矣道光己酉上元後六日桐城姚瑩序

桐城桂溪項氏三修譜序

桐城項氏有二族其一曰鄱陽項氏自江西鄱陽遷桐城不知所始其子孫居桐之脅嶺倒流河別出一支居項家河其一曰桂溪項氏明洪武間自歙之桂溪遷桐散處於城鄉間桂溪項氏始遷桐者曰英法傳四世曰琳字平野為諸生有聲自是以文學著者十數世族丁頗蕃崇禎乙亥以後桐城數遭饑疫兵燹死亡過半項氏存者數十人

本朝定鼎始以休養漸復而曰鴻曰培者相繼為諸生曰紹芳者順治壬辰成進士族漸盛先是萬歷中有名銳字恆予者為禮部儒士吾家循吏湘潭令名之暎之婦翁也始創宗譜未成其孫培字龍樵者與兄鴻續成之在康熙己巳之歲又六十年為乾隆四年己未恆予之元孫

且初再修之吾家南甯縣令名士塛者嘗爲作序盍湘潭令之曾孫也嘉慶中三修之及今道光己酉又五十年矣項氏復謀修譜其族人有善於塋之老友吳君伯敬者因伯敬來乞序既覽其世系盛衰之故乃進而告之曰嗚呼士大夫家族盛衰豈不視　國運哉桂溪項氏明初來桐城者一人耳三百年休養生齒盈千及明之亡也項氏存者不過數十人　本朝休養於茲又二百年矣以數十人衍之不且十倍明之項氏乎每怪世人言受　國恩者必嘗爲顯官否則羣笑之以爲侈妄曾不思身享太平得鼓腹於隴畝以蕃衍其子孫者伊誰之力矧其在庠序入仕版者繁有人乎夫至天下之民生養老死蕃衍子孫二百年無饑疫兵燹之苦大哉　堯舜之所以爲天

也吾於項氏家譜之修葢瞿然云乃謹爲之序而歸之

陸制軍津門保甲圖說序

自唐府兵宋用刺字乎後國制皆以養兵爲事宋孝宗言國家財賦十八養兵歷元明至今未之能改矣然及其與往往役用養民之力何耶以遊者驕而不可用反不若賤且勞者之急公自衛故義民得力常多雖然有其民矣而形勢不講未爲得也今京師以直隸山東河南爲三輔者自中土之形勢言也若以海言則奉天山東實左右臂而天津爲中門旅順成山其外戶乃汲汲於中門之內豈有說乎曰緩急異勢緩視其遠急視其近道光二十年英夷擾我海疆游奕之舟直伺天津其時嘉慶中復設之水師用栽未幾人情洶洶時事亦孔棘矣今兩江制府沔陽

隆公時以天津道議集義民助新設兵六千以守直沽內外既固夷舟不復犯二十二年事平有 旨命直督與公籌善後乃復議禦外防內之策各八是時 天子已新設通永一鎮駐蘆臺控制山海關以西而天津兵亦習水戰製師船矣乃復議每歲五月至八月通永總兵移駐北塘天津總兵移駐大沽通永與奉天會哨於天橋廠天津與山東會哨於廟灣新設兵不復撤事皆得施行公嘗集當時中外所籌議與夫義民局之始末為一編詳繪天津城廂及四路村莊地圖二百有二而附以引河圖一縱為二百里形勢道路咸具嗚呼不啻斯圖惡得其實乎公既刻成梅伯言郎中詩為之序久而未果茲以屬余余曰夷務軍興 宵旰憂十年於茲矣義民以効力聞者

廣東臺灣及天津而三耳天津臺灣官與民一而守園廣東官與民二初以不振卒之官與民一而復有功義民同可忽乎哉乃紀其事爲言海防者有所考焉

屠琴塢課桑圖記

錢塘屠琴塢令儀徵日余以同年嘗一過之所言多除暴捕盜皋事後乃聞君課農桑興學校文治彬彬爲一時吏最及余監學淮南則君已返里久之且歸道山矣其子秉守修伯能詩畫有君之風以鹽官需次揚州來見出示此圖求誌一言夫農桑者衣食之本也揚州習鹺業者多閭閻仰食於鹽及罷耕田爲末蠶織之事絕不聞以是士女惰逸風俗難以復古君爲令獨遠致桑數千本教之種藝一時蠶織大興豈非務本善俗者乎乃君去此十餘年後

爲政者不能導之而紊政大壞民習如故莫之挽是可慨也修伯勉之哉雖作鹽官不忘其先人務本善俗之思乃可謂賢矣道光十七年十月余將之臺灣書而歸之

五代考妣位薦記

古之大夫爵祿以世故宗法嚴而廟制立後世非王公五等雖宰相不世其祿宗法毀無所用矣自唐至今皆有廟制而仕宦無定不能隨在立廟故立者少非合族爲祠則各祀其先主於家中堂如庶人祭寢者雖非禮制而不失其祀天下從之久矣鎣家始興在明中葉仕數世皆得有廟而未立及　本朝先端恪入祀京師賢良祠又建祠於本邑然非私廟也嘉慶初宗人鐵松中丞始即十一世祖職方公宅建支祠祀八世祖癸軒公下至十二世祖端

恪公兄弟八人而端恪主仍在城西南公遺宅中諸房子
孫歲時致祭公子五人瑩太祖羅田公第四羅田以下高
祖贈編修公曾祖編修公主皆在初復堂宅初復堂者高
祖母任太恭人置奉姑張安人在乾隆戊午之歲先是羅
田公宅在城南名樹德堂公歿後三十七年長子中書公
及瑩高祖皆亡中書子孫又喪惟太祖妣張安人在任太
恭人撫曾祖及季子贈禮部公成室有諸孫而贈編修坰
昱修麗修二公亦有子苦宅狹張安人乃命析居鬻宅張
氏更置二宅皆在城北昱修麗修所居曰篤敘堂任太恭
人奉張安人所居曰初復堂故羅田公主在初復堂者中
書無後贈編修以次居長編修又為冢孫也贈編修十一
孫長亭人公貢生次丹海公乾隆癸酉舉人廣西南甯府

同知五寶山公乾隆丙子舉人六惜抱公乾隆癸未進士刑部廣東司郎中七武泰公八爲瑩祖春樹公府學增生累贈通奉大夫九君俞公候選州吏目十一武平公甲午副榜候選州判三四十蚤卒大二五七八房編修出也六九十一房贈禮部出也居久之八房諸孫及眾丹海公乃與春樹公別置敉祺堂宅在城北後街乾隆五十三年丹海公卒於官里中歲數荒鬻敉祺堂宅償債丹海公嗣子彥耿奉嗣母還居初復堂而瑩家數徙瑩祖春樹公考妣主則先妣張夫人擕兄朔及瑩所在奉祀先考醒庵公客外歲時遥致哀慕而已嘉慶十六年公歸二十二年瑩兄朔迎公及張夫人祿養閩中嫂張氏及兄子濟光奉祀於家明年伯兄歸奉先祖考妣主移家城東南今敉祺堂新

宅是也公命瑩曰古者祭必於廟無主爲壇故宗子去在
他國庶子爲壇望墓以祭宋以後祭他所者設坐爲位變
主爲位猶之變廟爲壇耳吾爲春樹公後今從汝養雖有
家孫祭主於家吾與汝亦宜申祀爲位於官舍之寢而薦
食焉瑩受命更平和龍溪臺灣皆設祖位歲時從公薦食
道光二年瑩罷官公與張夫人相繼棄養伯兄祭先主於
家瑩婦方淑人率子女僑寓福州仍歲時位薦獨瑩奔走
四方不得與行禮十一年復官江蘇歷武進元和令淮安
監掣同知復行位薦十八年瑩爲臺灣道遣家人歸攜兄
子濟光以増渡海官舍位薦如初自太祖羅田公下至醒
庵公所列五代考之位五妣之位七其薦也歲除前一日
爲大郎古之臘也歲除及前六日次之端午中秋又次之

皆合食祖考妣考妣生卒日皆薦爲祖考妣設考妣位從食爲位五考妣生卒之薦設二位爲品如今賓筵從其盛者茍或損之是待吾祖不如賓客也爵三獻乃徹物以熟且爇取諸氣也生而熟食歿乃爇之言事死如生之義乎曾祖以上生卒日焚香拜不薦爲道且不逆事也五代考妣生卒日二十有四懼或遺佚爲版書之及年爵葬地焉論語曰入太廟每事問孔子習禮每事猶問者慎之也今世子孫不能舉其祖者衆矣豈爲此版竊有取焉不廟而官舍不主而位不祭而薦皆非禮經吾惟追遠而已苟不爲是是身爲大夫而不躬祭其祖豈禮也哉乃記五代考妣位薦之義而詳其遺事不曰祭者儀器不備禮曰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倣之也爲位者設神座虛之卒事則撤焉

見司馬書儀今從之也薦五代者羅田公爲分支小宗之
祖高祖曾祖五服未盡程子云爲之服而祭不及是知有
母不知有父禽獸之道也且非廟非主無嫌踰制吾從程
子十八世孫瑩謹記

韓城强忠烈公墨蹟記

先師侍郎秀公有言嘉慶十三年會試之前期　廑
廟有事于　上帝默禱求賢諭先師董文恭公曰今
科必得人是年山陽令冒賑遂有候補令李公持正被害
十八年林淸之亂滑縣令强公首捦李文成牛亮臣發其
逆謀功在社稷城破殉難一門死事尤烈道光二十年英
夷圍廣州諸帥議撫尚書隆公爲參贊恚憤不食死三公
皆戊辰進士也先後死事不同而以身許國則一天之所

以報　睿廟者不其信耶方戊辰榜發時三公未必遽為死事計而身卒罹之世皆為三公不幸其遇是非知三公者也君子之事君也不倖榮不辭難視難之及也一如恩寵之加惟盡吾瘁以明臣節而已諸葛忠武之五丈原無以異郭汾陽之功成而壽考也岳忠武之風波亭又何異韓忠武之騎驢湖上耶吾何以知之則知之于强忠烈之論李公矣忠烈始闢山陽事作李公盡節論其言曰從古小人之害君子也天欲彰君子之節故假手小人以申其報天欲發小人之惡故使陷君子以厚其毒又曰李公之死無愧明哲保身之義由此觀之論雖為李公作亦自明其志云爾世徒知措死為保身豈知君子以義為存亡不以身為存亡乎義可死則死義可生則亦未嘗不受

其身身在即義在焉能明乎此是即人禽之分不特君子小人之辨也觀強公之論李公其志定於蚤矣豈待滑縣之事哉隆公在軍力不足謂是無以對吾君也而死見義可謂明矣瑩無似附三公榜末觀三公之事更尋其言能無懼乎強公仲子尊圃司馬以忠烈手書此論來屬為作記尊圃誠爲能守先人之清芬乃推論其義而歸之

平雲亭記

貴筑陳息凡令綿竹既修張宣公洗墨池蒐刻公詩文全集論孟講義藏板於公祠明年改令大邑城北靜惠山上舊有平雲亭范忠文公還蜀徜徉賦詩所云立處與雲平者也久荒廢後人以祀文昌之神息凡曰昔賢遺蹟不可泯也亟葺建之更爲一亭於山中名之曰半山亭山東去

二里許爲趙順平侯墓前人立祠墓下息凡復於其東偏新客坐以寄流連瞻仰之思工將竣而余過邛州遂往觀之余時返自察木多經年所歷過皆冰山雪窖蕃僧異類偶得一平地漢衣冠人則耳目爲之豁然矧茲川原平遠岡巒清幽雉麥城林參差映帶者乎攬前修之芳軌嘉賢令之風標雖官程倉卒中不能不竊暇半時矣息凡序刊宣公書於義利之辨益詳其所設施可知今蜀方患盜所在富人行旅咸有戒心余謂益州賢哲最多漢宋尤盛安得盡如息凡者表章崇慕以振興風教乎夫子告季康子曰草上之風必偃未必渤海之風不可再見也道光丙午二月桐城姚瑩記

左石僑編次書目記

右經部十七類一百四十九種爲册一千五百八十八本七千九百九十六卷史部十五類二百九十七種爲册五千四百一十一本二萬一千一百五十五卷子部十四類二百二十二種爲册三千二百一十八本一萬六千八百九十卷集部七類三百五十八種爲册三千二百七十二本一萬九千三百六十八卷又未定類入者二十種爲册一百六十八本七百七十五卷總凡四部書六萬六千一百八十四卷其叢書十六種子目不復重出亡友左石僑編次余所藏書目也其藏於伯符兄宅者不在焉余家自先曾祖蘋塢編修手校書籍多邑中未見之本編修歿後遺書散佚殆盡瑩實痛之未冠授蒙里中時以修脯買書或典質稱貸卷帙稍鉅者力不能也旣長遊歷京師至吳

中而粤而浙而閩最後揚州三十餘年所在購讀而麟見
亭河帥復纂河務書數十種見貽然後海內士大夫常見
之書十得七八世所少見之本亦間得一二顧歷年所得
稍一涉獵略區四部實未分類編次之也在揚州日石僑
嘗以爲言道光十八年延石僑主臺灣主講海東書院方
與諸生講習讀書須先廣博石僑曰君家藏書不貧矣請
以目示諸生余曰未及整理得無遺議通識乎石僑曰君
方未暇請代爲之余念目錄亦一家學也宋以來諸家書
目衆矣大抵祖班志藝文隋志經籍宋崇文總目之例區
別部分而每書提要則晁公武陳振孫尤延之爲善馬端
臨通考尤加精覈在鄭漁仲通志之上王伯厚錢受之顧
亭林最爲博洽亦僅有書目而無提要吾上不窺石渠天

祿之藏下不及見尤諸君子之淹雅此具目而已何足示人石僑目姑編次之俾海外書生略見津涯山長之事也余乃出其目授之石僑詳審編次以示學者逾年而失癸卯之秋余過吳江石僑方爲學博出一相見而君遂以是冬歸道山矣今來遂州偶于篋中見君編次遺蹟筆墨行間風流宛在能不重余悲乎嗟呼余年亦六十有二矣擕入蜀者才數千卷已不勝舟車之費藏書在家老妻歲一倩人曝之以防蠹蝕而已何時細讀所藏耶有之與無書等耳世事大率如此可歎也道光二十六年六月記

桐鄉書院記

吾桐之名始見春秋羣舒之一也漢初地之西北境爲龍舒東南境爲樅陽二縣唐并爲桐城今之孔城卽古桐鄉

蓋龍舒地也宋時孔城爲桐城九鎮之一見元豐九域志地有桐梓山水環其下以出于江桐之得名雖未必以此山而茲地茲山其名古矣自朱大司農爲桐鄉嗇夫有令德後世論者桐人物者必以朱司農爲始夫地氣之盛衰與世運不其同哉開闢幾萬年而地之名始見於經又數百年而人士之賢始見於漢又千年而唐之曹松始以科名著宋之三李始以節操聞由明迄今氣節文章道德功業名位科目爲海內望邑者數百年矣或以爲山川磅礴鬱積之氣有待而盛是固然矣然地氣不能有盛而無衰猶世運不能有隆而無汚也則將一聽諸氣運乎曰不然惟有人焉能維持乎地氣世運與之爲盛隆而不與之爲衰汚故春秋有孔子戰國有孟子三國有諸葛武侯祿山

亂而郭李興南渡危而朱子出皆大振其衰而滌蕩其汚人實爲之天地否有賴焉在豪傑所自命耳孔城於近代有南山戴先生樅陽則海峯劉先生實其故里吾桐言文章者於二鄉必稱二先生茲鄉之人景仰前哲將欲振與文風乃醵金爲書院名之曰桐鄉書院從其實也道光甲辰余過孔城戴生鈞衡邀觀之則桐梓一峯俯瞰其東大河環出其下形勝足以眺覽矧前輩流風遺蹟足以舉然仰慕者乎戴生乞一言以志其成諾之而未暇也明年方使西域而生以書來趣之乃舉氣運賴人之說以告此鄉之有志者嗟呼豪傑之士其可不知所自勵哉司農與二先生斯其近焉者矣道光丙午十月姚瑩撰記

桐城烈女三祠堂記

桐城烈女祠立自前明祀唐桐城主簿張孚卿之妻王氏明四川斷事方法之女川貞以下節烈貞孝九十三人

本朝風化隆盛令天下立節孝祠吾桐得旌者尤衆二祠皆在西城外相去僅數十武乾隆五十八年邑君子既人爲之位復書其姓氏事實懸額於節孝祠中又立石刻其姓氏而以烈女舊額所書冠其首嗣復時有所增於是節孝祠中懸額八立石七焉其始分別以死殉事者曰旌烈未婚守志者曰旌貞少寡不二者曰旌節後乃雜列之但書某貞女某烈婦烈女而已計烈女節孝二祠所祀一千四百有三人可謂盛矣嘉慶二年邑人續者未及旌者九百九十一人羣請官立室於節孝祠後曰待旌亦爲位祀之立石刻之道光十三年 朝廷頒總旌之例於是

嘉慶以後貞女烈婦節婦咸得旌焉乃易待旌之名曰總
旌祠內兩次立石凡七所祀又一千三百七十一人合烈
女節孝二祠遍祀二千七百七十四人嗚呼吾桐一邑耳
而貞節之女若婦宋代以前不過數人明後及今乃如此
世謂桐城風俗氣節高於江左非虛語也曠觀史傳忠貞
節孝之事古以爲難宋明至今一若爲之甚易者豈非宋
儒講學之力哉自程子言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然後人人
知有禮義廉恥雖中人亦勉爲之然非　聖天子崇儒
重道以風天下烏能若是而輕薄小生輒以爲後世好名
不若古人之樸豈將禽獸吾人而後快歟蓋孔子六經垂
教之功至宋而大著茲之盛也有由來矣或曰婦人之心
專一故誠而無僞非如男子二三其德是說也吾不敢非

之然則吾桐貞烈節孝之婦女吾猶不以爲多必胥天下爲婦人者人人知以貞烈節孝爲事然後不負聖人垂教
天子旌名之意則二千七百七十四人固多乎哉吾家譜載前明及今姚氏之女以烈聞者六人婦三人未婚守志者女三人亡姑與焉婦三人以節孝聞者女四十二人婦九十五人先高祖母與焉今祠內之數悉合惟亡姑不在祀中以其事實而志隱也瑩嘗爲之壙誌銘矣獨恨作姚氏節婦記時考之猶未詳焉附正之於此道光二十八年十月七日姚瑩記

江甯府城水災記

道光二十八年七月霖雨湖南北江西安徽江蘇浙江濱江海諸郡縣患水大吏承 天子命發徵銀米賑卹旣

周當司農告匱之時支絀維艱官民捐貲居其大半幸乃獲安而江甯被水尤甚明年四月瑩至江甯見城中門壁水蹟三四尺不等咸相告曰某某市中以船行也未幾聞四月久雨不已五月復大水闤闠深六七尺城內自山阜外鮮不乘船者官署民舍胥在水中舟行刺篙於人屋脊野外田廬更不可問矣人被淹且飢死者無數或夫婦相摟投水中或男婦老稚相結同死破屋浮屍沿江而下以諸省復被水且甚於前年也瑩府陸公旣入告亟與江甯司道府縣官捐銀賑撫發倉平糶招徠客販廣設濟廠檄行郡邑遣官行卹又慮

國帑之絀日夕籌計得五十二萬金以進　上憂益是時蘇撫議請百五十萬者公已備三之一然諸省頻災費且數百萬未有處也已而

上命有災諸省藩闕二庫蕆額解京師者悉停解備賑
且出　內帑百萬加䘏災民客有憂者曰吏務靖甫數
年瘡痍未復而西北屢旱東南頻年大水奈何瑩曰水旱
古所時有請以江甯言之自蜀漢延熙十四年爲吳大帝
太元元年八月朔大風江海湧溢平地水深八尺永安四
年五月大雨水泉湧溢自是歷年患水晉咸和永和太和
太元元興義熙中志稱濤入石頭城者六或漂敗萬舟流
骸相望梁中大通五年五月大水御道通船陳禎明二年
六月濤水入石頭淮渚暴溢漂沒舟乘府城自壞唐貞元
二年七月江淮大水害稼溺死人漂毀城郭廬舍宋隆興
二年大水浸城郭壞廬舍操舟行市溺死甚衆乾道六年
五月建康水城市有深丈餘者明嘉靖三十九年七月江

水漲至三山門泰淮民居水深數尺至九月始退萬歷十四年五月大雨城中水高數尺江東門至三山門行舟三十六年戊申五月三日泰淮河乾見底至十三日潮水忽漲一日夜平岸夏至後大雨半月平地皆水自學宮乘舟至大成殿江中浮屍相續　本朝康熙二年壬寅六月大水船行市上自漢延熙十四年辛未至康熙二年壬寅千一百七十八年江寧患水見於載記者八十有五舉其大者十七及今又一百七十六年而連年船行市上夫氣運乘除自有消長與人事或應或不應災異之見豈必皆衰季之朝哉所恃者人君大臣以時修其政事不爲害耳天地愛人而厲氣忽應惟聖人裁成輔相之人或德衰復有厲氣乘之則亂矣善乎宋徐復之對仁宗也昔仁宗方

憂遼夏國用不足召復問天時人事復曰以京房卦氣演之似唐德宗在奉天時在疆聖德仁宗驚曰何致是復曰無深慮也德宗天性猜忌欲以兵力勝天下德與凶運會故奔走失國陛下恭儉仁慈西事由外起時與德宗同而德異不久即定矣已而遼夏果無事惟仁宗爲一代令主復有韓范富歐厖狄諸公宣力中外帝宵旰憂勤雖軍需之竭屢出內帑數百萬濟國用至於六宮亦捐供奉以助邊費大將數喪而卒獲太平也以德弭患厲氣潛消天心亦爲之轉移豈不信哉堯水湯旱聖人之德益明此之謂矣今

上有堯舜之憂勤中外宣力諸公誠皆以韓范富歐厖狄自勉則一德感孚雖災何患既咨客已因爲之記

雷繼賢銅戈記

國家以文治天下承平歲久自王侯下至庶人皆以科目爲榮文武兩科制同世乃重文輕武四方有事卒頓天子戡亂平定其以材武勇敢著者罕或過之有著者必其出身義勇者也是果何故歟士者四民之首平日言論行事習與民近士好之則民尚之矣無識書生自始讀書即鄙夷武夫羞與爲伍天下一氣同聲雖有如虎如彪之材亦懾沮不前況愚懦之夫猶有膂力者哉如是而欲人知重之趨之必不能矣華亭雷繼賢者名震以乾隆癸卯武舉人爲江南劉河營把總署川沙營千總少有膂力善用槍一可敵百乾隆六十年蔡逆未平出洋巡盜遇賊與戰赴斃數十人有滑從後傷其臂者遂被害事聞朝

廷嘉其忠勇命祀昭忠祠世襲雲騎尉其孫炯現爲宿州營守備家藏一銅戈繼賢生時所用至今寶之雷氏爲華亭世族多以文貴獨繼賢與仲兄瓚季兄鴻習武有五虎之目其族孫葆廉爲瑩言乞文爲記嗟呼如繼賢者可謂無忝科目矣世之操觚爲詞章由科目躋顯貴者衆目皆是也果何益於　國家之治亂風俗之隆汙耶稍不自知愛重則流爲浮薄而已耳繼賢視之不且如糞土乎然則世之爲士大夫者可以知所宜尚矣

十幸齋記

十幸齋者幸翁自名其室也翁生六十五年矣生平幸得於天者十事以名其室而爲之辭焉人生有託使在荒裔絕域或僻陋之鄉則蠢然沒世已耳翁生桐城文物之邦

其幸一也邇邑百族編氓微姓多矣而生於麻溪姚氏代有名賢學問文章道義宦績淵源有自其幸二也不好爲制舉之文然一再童試遂入郡庠一試於鄉而得舉一試禮部而成進士其幸三也時年方少使竟出仕其於國事吏治民生未之有學貽悞必多而放歸八年周歷世事然後爲吏且空乏其室拂亂所爲得以動心忍性其幸四也其性拙直其行孤危所至士民好之而扼於上官長吏宜將困躓以終矣　天子明詔大臣露章薦賢遂以縣令爲江督陶公蘇撫林公以其名上陶公稱之曰精勤卓練有守有爲林公稱之曰學問優長所至於山川形勢民情利弊無不悉心講求故能洞悉物情遇事確有把握前在閩省聞其歷著政聲自到江南歷試河工漕務詞訟聽斷

皆能辦理裕如武進士民至今畏而愛之其在臺灣也閩撫劉公稱之曰經濟根於學問正直而能通達討逆平叛功績昭著洵海外之保障此三公賢者先後薦之　天子用之天下信之其幸五也臺灣之獄江廣閩粵四省大帥爲夷所憚彈章相繼或且爲書徧布京師曰不殺鎮道無以謝夷而堅和約然而朝野之論殊不謂然論救之章相繼　聖主亦念其勞爲之昭雪其幸六也生長中國於異域地形風土多所茫昧一再出關西至喀木殊方情事瞭然可徵其幸七也既受　殊恩方在遷謫斷無引退之理乃或薦之避徵或沮使勿行遂得全身而退其幸八也貧士以祿爲養去官不能家食則有諸公爲之推挽不使途窮其幸九也有妻偕老　和敬無違有子雖少詩禮

自好和厚端良免不肖之憂其幸十也此十者所不能求之於人不可必之於天者也冥冥之中一若有篤好陰相於翁而維持成全之者烏能不夙夜耿耿於心哉孔子曰罔之生也幸而免翁生雖非罔而幾不能免者數矣卒皆能免豈非幸哉惟其幸也是可懼也黄帝曰戰戰慄慄日甚一日翁生六十五年葢無日不在戰慄中矣孟子所謂生於憂患也以幸名齋猶自儆焉無墮晚節殆終免乎以語其友友曰信如子言請識之以告世之知天者

東溟文後集卷之九終

東溟文後集卷之十

桐城姚　瑩展和甫著

史忠正公與戚屬書書後

史忠正公監軍池州日與其戚屬書二通前書四百二十五字後書六十六字墨蹟藏元和顧湘舟家道光丁酉冬瑩在揚州重修公墓及祠守湘舟乃出此書廼判侯君爲鐫石砌壁閒附原刻公家書之後瑩觀公書所云蓋倥偬軍旅閒其親投之似有所求者公以飲冰茹蘗之操際眠霜卧盾之時猶再分俸助之而不忍拒詞意婉摯使人感且生敬自古正人義士未有失其所親者也又云於所屬有司士民一切御以嚴冷夫嚴冷御人宜不爲人所悅然公所至無不得士民心者則悅人之道豈在顏色哉惟忠

義正直之誠有所以大服人者服之誠故悅之深也世之君子所以服人者或不足乃以詞色爲悅觀公此言又得所師矣

書興更生冊後

嘉慶十八年曹縣亂賊殺邑令與其幕屬二十八人淮揚興君於詩父子在幕中罵賊死四日而蘇其死者當時已聞於　朝祀之忠義祠矣興君父子幸得不死而歸士大夫多爲詩文紀其事閱二十有四年君之子立洲來見而上刀痕宛然問之云初死並無痛苦其蘇如夢覺耳此語固習聞之今益信觀於興君父子則二十八人者可知矣史冊所載義烈之士刀鋸鼎鑊蹈之未嘗不自若也豈非正氣勝則血氣不得而撓之乎嗟夫死而無苦人亦何

憚之有世或宛轉求生於賊者聞與君之事不可爽然悟哉

書西域見聞錄控噶爾事後

昔者九皇御世兄弟九人分治九州地輿乃盡九州者鄒子所言大九州非禹貢之九州也九皇各主一州自爲政教今之中國五帝三王以來所治乃大地之東南隅中土以外八州風氣異宜政教各別三代本有載籍掌於太史九邱之類是也自秦代焚書史失其職遂無可稽世儒見所未見槪以爲誕則迂矣漢後異域漸通略復紀載實皆古皇之所遺治也大地徑三萬里爲萬里者九當以方萬里爲一州今　聖人在宥中國輿地實已倍之意異域諸國大小兼竝不知凡幾如控噶爾者西北近海大國郎

普魯社也其王名控噶爾者嘗與俄羅斯國都鄰近搆兵敗之八其都議和而退事在乾隆中其時土爾扈特為俄羅斯連年徵兵不已若之叛求內徙恨俄羅斯又見俄羅斯之強大尚屈於普魯社以為彼國更大於俄羅斯訛傳其事而侈其詞略如後漢書之大秦國者又誤以人名為國名適逃之言本不足信而七椿園控探之耳松湘圃趙芸菘魏默深諸書辨之詳矣卽如所見亦未足與周之成康漢之文景唐之貞觀　本朝康熙乾隆之開天下富庶教化洽隆豈異域殊方所能彷彿者發倉賑粟蠲免錢糧動千萬計史乘書之猶為盛大而生當　聖治身及見之轉若尋常亦恒情耳惟所云都城門二千四百城內大江三南北馬行九十餘日則為荒謬分别觀之可也今

中外一家人跡漸遠異域事日有記載其言何必盡誕哉自吾至臺灣而悟秦時方士所謂海上神仙者殆指此地今觀此書拉嗎爾尋又恍然於佛書所謂極樂之國不過如此世之談二氏者可以啞然一笑也

參政府君先塋錄書後

家譜託始於勝三府君者相傳先本餘姚有仕於安慶者悅桐城山水家焉即勝三府君也佚其名勝三蓋字也昔五世祖雲南布政司右參政景暘府君痛元末兵亂失先人墓乃自三世祖仲義府君以下葬地世次支派詳錄之明成化二年作先塋錄自是子孫時有記載十一世祖職方府君遂據以作譜勝三府君前無考故託始也塋謹按先塋錄云余家自高祖勝三府君世家桐城大宥鄉之麻

埠河而未言何代再傳文二府君先塋錄云曾祖文二府君即登科錄名子華者此言登科錄亦未詳年代以塋考之蓋元中葉也元有天下三十年至仁宗皇慶二年始詔行科舉延祐元年甲寅八月直省舉行鄉試南人取合格者七十五人而江浙二十八人又明年會試一時榮其選故登科者咸以著錄意文二府君中試其在斯時乎先塋錄又云文二府君元末避難行至壽墳頭卒年七十五遂葬於彼後失其處按元史余闕傳廬州盜起河南陷郡縣至正十三年行中書省於淮東起闕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分兵守安慶抵官十日而寇至至正十三年是爲癸巳又縣志至正十九年已亥明太祖將廖永忠攻克樅陽九月徐達擊邀普勝於浮山意文二府君避難當在此數年以

癸巳計之上距宋亡之歲己卯適七十五年以己亥計之上距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甲申亦七十五年是文二府君生於宋亡後元世祖至元十六年或二十一年間也勝三府君卒年九十六以二十餘生子推之當生於宋理宗寶祐開慶之際固宋元間人遷居當是中晚年事由此言之吾家以宋元之際遷桐而登科始自文二府君在元中葉確矣謂自明景泰庚午參政府君始登科者非也四世祖贈黄門府君諱顯生於明洪武七年甲寅卒於宣德九年甲寅年六十一五世祖參政府君諱旭生於永樂十五年丁酉卒於成化二十二年丙午年七十推三世祖仲義府君生卒無考按參政府君礎基文節序云余家世居麻埠河祖仲義府君始因兵燹與查林蕭氏同居後生我先

考黃門府君始復廡埠河祖地居焉此云兵燹當即文二府君避難時仲義府君配姚蕭氏此云同居不知爲贅壻耶抑婚後依之歟其年總當逾冠則生於元順帝元統前後閒也至洪武七年四世祖生度仲義府君年已四十餘矣又四十餘年五世祖生未知及見幼孫否先瑩錄惟云祖仲義府君以下皆某家居時躬親展祀不言親見則五世祖之生仲義府君蓋先亡矣惟不及見故三代以上事不能詳述此參政府君所爲深痛也歟道光二十年庚子七月十八世孫瑩謹記

考定樊黃儀制書後 己亥三月

嗚呼小子瑩無似上承十七世之清澤重以嚴慈矩訓遂冠擭科名三十爲邑令崎嶇久之年且五十忽逢 聖

天子詔中外明保人才大臣上其名未入 見擢知高郵州遷淮南監掣鹽務同知道光十六年 召對明年遷臺灣道兼提督學政故事臺灣道在任後督撫爲奏請
旨然後得加按察使銜瑩不待請 上遽加之瑩不才何由得此良由天眷先德三世未行其志故假小子以彰顯之耳循例爲考及祖考請得贈如其官進一階爲通奉大夫妣皆夫人貤贈曾祖考妣如之瑩方服官海外不克躬焚黃於家閱朱子集見其爲先世焚黃文有感焉徧考禮經及唐開元禮司馬公書儀朱子家禮準以
大清通禮參定儀制撰告祝文遣兒子濟光歸從伯兄朔敬成其禮嗚呼是可恃也昔我薑塢府君一時名德中外推之顯仕不竟用而歸有班劉之文章兼賈鄭之經術履

道純粹者學弗衰歿四十年遺書始得編次又十年聞於
朝入祀鄉賢附傳　國史瑩束髮讀書稍得古人
之塗軌者實賴一二遺册存其緒言也瑩兄弟之生祖妣
已歿舂樹府君客遊未見兩孫而溯瑩之名府君實命之
童時於故簏中見家書言命名之義先妣述府君言吾孫
必有興者顧瑩兄弟未成立而府君歿其後瑩遊粵東主
講香山縣之欖山書院府君嘗主講於此門下生猶有來
者因得訪其遺教及監製儀徵乃府君客歿之地傷何如
矣嘉慶二十一年瑩初仕平和迎醒庵府君張夫人就養
歷龍溪臺灣三任所　睿皇帝萬壽覃恩封贈二代考
爲奉直大夫妣爲宜人瑩以事罷官　今上登極祭其
獲洋功命引見發甘肅行而府君歿於鹿耳門兄弟銜痛

侍張夫人奉柩內渡海神哀之風濤甚平兩日夜達廈門困不能反里明年趙文恪公來閩助歸其櫬張夫人詣閩中瑩恭遊爲養刊渡海展招魂之祭於鹿耳門怒濤奔湧如霤若爲瑩鳴其不平之哀也客臺灣逾年回福州寓省張夫人乃歸告服闋引見復官方需次而張夫人棄養於閩寓是時兄朔求醒庵府君葬地在籍閩寓治事者瑩婦方氏兒子濟光而已應昌童幼瑩兄弟先後奔至視鹿耳門之痛滋益深焉兄再奉喪歸瑩服闋入京師十一年江南請守令瑩至江蘇兄及家孥仍聚官所而醒庵府君張夫人不逮養矣今瑩以監司至閩得邅迴躑躅於舊寓與鹿耳門故地豈非我二親之靈有以相之乎椎牛而祭不如菽水承歡昔人哀情何殊今日瑩乃不能親奉少

牢之祭又背人之不若矣因考定茨黃儀制畢書其後告我宗人咸憫斯志俾無闕焉

朱烈愍公遺像書後 公名大典

殘明之世忠烈聲望最著者稱瞿何堵史四公嘗讀四公本傳及野史所載許矣金華朱烈愍公自天啟時爲給事中即偕左魏諸君子劾魏忠賢備兵漳南誘破紅夷巡撫登州平孔耿之叛督漕運撫鳳陽先後與盧大司馬史閣部二公屢大破賊及總江北河南湖廣三省軍駐守鳳陽名爲督師而南北勁兵健馬不隸其標僅以一身保障鳳陽上疏乞師無可應者惟聯絡各山寨民兵守境不能進勦後以督修鳳陽城工爲紳士所怨又嚴禁擾私嫂待遊客遂爲衆謗劾歸南都再褫守金華乜敗方國安兵

大清兵至城破闔室自焚樞公生平蓋亦伯仲四公者矣徒以岐待遊客甞毀者多歿後世傳稍晦焉豈不悲哉吳君廷康得公遺像於金華復抄示金華徵獻略及蘭谿方君登宸爲公行狀跋與公邑人韓昌裔所爲公事狀得其詳肅然感歎乃敬識而歸之廷康好古以縣丞在浙二十年搜求東南金石殆盡及在永嘉益求訪先儒循吏忠節諸公遺像凡數十悉刻諸石以貽同好可謂有心人矣廷康桐城人與余有姻道光二十三年六月舟過衢州書

忠毅公家書眞蹟書後

左忠毅公家書里中鈔傳瑩幼時嘗見數本篇數多寡不同惜未能彙鈔其全道光十八年過吳中見顧湘舟家藏前代忠烈遺集數十種議欲更蒐輯上自屈大夫下及

國初范忠貞殺身成仁有關社稷者總刻之爲乾坤正氣集以左忠毅爲瑩本邑先刻之叢郎公子國材所刻奏疏本末及家書也渡海後值軍務數興不遑此事二十二年奉逮過淮謁河帥潘公爲之適吳稼軒孝廉示以公裔孫家藏公遺稿較原刻爲多瑩遂假其本付謝夢漁孝廉蓋潘公所命董刻事者而界中鈔公家書未得舉付歉焉今蒙

恩假歸梓庭孝廉以公二書來示更取里中十九書校之前書宛在少後一書方植之云趙子鶴明府曾鈔十三書有之然梓庭所藏乃公眞蹟合十九書則二十篇矣趙本瑩未及見二書外不知其異同又何如也植之謂此二書爲公屯田時作瑩攷明史本傳未言公屯田督學明先後據公曾孫宰所撰年譜公以萬歷四十八年二

月爲直隸印馬屯田御史七月神宗崩八月光宗即位疏請移宮屯田求洩明年三月改督畿輔學政再疏請開屯學此書所言蓋在泰昌元年八月方言是也第詳二書辭氣前爲寄二親書後似寄諸弟者光栗原刻龍眠藏書入公年譜四卷儲更舉公奏疏併家書二十篇刻之不其善歟甲申正月後學姚鼐謹書後

平湖卜氏楊節婦傳書後

婦人所重三倫上者舅姑中者夫下者子幸乃三者無故善矣不幸而舅姑歿不逮事可以祭盡其禮有子而折可以哭盡其哀惟夫爲所天存亡與俱不敢有其身也而古傳記所載不數人焉豈禮教之衰耶夫有未終事之父母身殉則仰事之義闕夫有孩提之孤子身殉則俯育之義

乖此皆不可以從亡者也世或不察徒以節烈爲微行而輕就之雖可風勵末俗非禮意矣楊太孺人適卜氏再期無子而夫死有叔季婦可以事祖姑及姑請命焉致祭焉而後從亡卒以叔子爲其夫後卜氏益昌何其從容中禮也事在乾隆二十五年庚辰迄今道光二十四年甲辰殆近百年海內士大夫爭爲詩傳歌詠不衰太孺人之孫樹鈖以進士爲蜀宰瑩得觀其藏帙見誠得禮之意豈漫與日月爭光也乎

孫退谷書趙忠毅傳跋

孫退谷手書趙忠毅傳自云節略鹿定興所爲行狀之作具敘公及諸君子在朝被禍始末明史多取之退谷嘗取元代事蹟分年編次正史外雜取文集說部作元朝典故

編年考十卷其留心前代掌故及人物之臧否朝事之得失如此而世罕見其書惟庚子銷夏記爲收藏家所稱特其餘事耳楊海琴庶常藏退谷此冊洵前輩墨寶也第此文足以激揚君子之氣乎劉寬夫侍御爲題四律復囑海琴以記事之文待余寬夫與余初未相識癸卯秋見訪獄中乃知寬夫之爲人今年過邛州友人几上見海琴七言古詩一篇歎其才氣浩瀚及返成都相晤於胡澹泉席上余知海琴不知海琴之聞余於寬夫也乃識數言冊末道光丙午四月一日

葉貞女傳書後

余聞葉貞女之生以七月七夕母懷之七月見彩雲下垂悅之而生四歲戲庭中見神人降空授以餅二一圓一半

女兩手握之而神人去家人異之藏其餅乃化爲水頗愈人疾羣謂葉氏女且富貴此其禎矣及後未嫁而寡守貞其無驗也余曰禎祥之事儒者所不道然自古有之何必皆富貴哉彩雲者其質之美神授二餅一圓者全貞之兆一半者寡偶之兆也世俗婦人之貴不過夫爲王侯將相止矣然王侯將相生雖顯赫没則已耳更於妻乎何有曷若忠孝節義之正氣常存於宇宙間乎明歸太僕初作貞女傳頗譏其過既而悔之乃異其論江都汪氏不見發說復援禮經而傅會之余嘗作吳黃二貞女傳既深闢其妄矣趙味辛作詩猶主歸前論誤也貞女今年七十矣尚健賴母家弟以養其居與余家比鄰今其弟鳳埜出此編見示乃書此後俾重梓之以示海内貞女父名儀夫名顧墀

傳中未著宜補書之

惜抱先生自書詩跋尾

此家惜抱先生贈同里胡屺堂先生作也是時爲乾隆二十三年戊寅惜抱先生年未三十蓋自庚午鄉舉後數會試矣第故有已成散木吾何希之語屺堂先生名業宏以乾隆戊子鄉試中試又在此詩後十年故云未沽奇璧君須待兩先生當時相重如此其後惜抱先生仕不十年即告歸屺堂先生爲趙城令不一歲亦引退兩先生恬於仕進略同吾桐先輩高風海內所共仰也今道光戊申距作此詩九十年瑩亦引疾然瑩年已六十四數遭顛躓去兩先生抑何遠哉屺堂先生從孫虎文以惜抱先生自書此詩示瑩展讀鐙下感愧不已謹考兩先生出處及未遇情

事識之以還虎文後有覽者歎息又當何如耶道光二十八年三月

彭襄毅自書像贊跋

明太保兵部尚書彭襄毅公自書十五像贊一冊始爲諸生終太保生平際遇歷像之或自爲贊或門生撰贊公晚年總萃而書其辭沈鶴橋孝廉得此冊示余請識其後瑩按公以顯貴識學言宗朱子當時以純稱乃歷像生平爵位而贊之復自書冊若有所喜焉豈人爵之榮尚有未化於胸中者乎雖然人爵何害於儒三代以上詩書所稱衆矣古者天爵人爵有同貴焉自孟子後儒者乃獨重天爵而恥言人爵其實不必爾也顧自立淺深誠僞何如耳公自謂不欺吾於此冊信之矣道光二十八年三月桐城後

學姚堂謹跋於成都寓中

蒲城王氏二節婦詩刻跋

蒲城王仲蓀觀察言其曾祖母李太孺人祖母劉太淑人兩世孀居奉姑撫孤以守其志終身　朝廷旣均予旌嘉表其節孝矣士大夫善爲文章與觀察交者復相爲詩歌頌美其事將勒諸石以永之余曰善其在今日尤有功匪獨王氏之榮也節者君子立身之大防孝者夫子以至庶人之全德豈惟婦人哉兩太夫人守身事姑撫孤以成其志卒能見旌於朝天役子賢子孫爲之表揚於天下後世其食報也大矣獨怪世之爲士大夫者考其行門以內誠愛之心不孚於父兄門以外貞白之操不信於朋友其以節孝稱者千百中僅數人焉何自待之實曾不婦人

若也是亦求之思爾矣觀察起家孤特昔令江右十餘年謹守其躬入蜀復持志如初而孳孳焉表揚先世之德爲亟即門內之行可知然則其所以無忝於兩代之節孝者豈在區區金石文字已哉讀是刻者必有興焉無謂節孝獨婦人事也

方植之金剛經解義十種書後

嗚呼是方植之之所作也植之嘗爲漢學商兌矣以近世漢學諸賢妄毀宋儒且誣聖道故力申考辨而聖道以明又嘗爲書林揚觶矣以無識之人妄事著書故詳言古人不肯苟作與夫不得已而有作之旨是二書者可謂精於立言矣曷爲而有此作哉律原以爲不應橫決至此誠哉畏友之言也余不解佛願嘗粗覩其書植之之謂他人無可

語此者時時以其說示余律原貽書責余謂不當更揚其
波善哉良友之言也然吾觀植之自言學佛夫植之豈眞
學佛者哉毋亦有所激憤而爲之乎植之理究天人學窮
今古行年七十八矣曾不知是書得罪於天下乎且與其
所自著書大異胡不畏天下以彼其矛刺其盾者將不止
漢學諸賢也昔吾以閩人李畏吾嶺雲軒瑣記示植之植
之非之謂沿王龍溪之邪說也曷爲自蹈之且更有甚焉
耶凡此皆常人之所能知而謂植之有未知乎嗟呼是可
深悲也矣韓退之闢佛者也而深敬浮屠大顚程子朱子
闢道統者也而謂佛說近理豈佛說之精妙果有與吾儒
相契合者歟孔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夫佛不可謂非
素隱行怪也謂後世有述是孔子之時已有作之者矣孔

子既不爲之曷爲不辨而非之豈有餘於言外者乎子路子貢之徒曷爲亦無一言攻之也豈道之大原無貳聖人之徒特不爲之而亦不攻之乎夫不攻之可矣乃從而有述焉其不得爲聖人之徒明矣何植之自絶於聖人之徒耶嗟呼人非有沈憤隱痛於中不得已於言者曷爲有此作哉抑植之者博大精深無所不學自吐其胸中所得借佛以發其意初無知我罪我之見耶吾懼天下見其書者不得植之之意而或遠於孔子之言也乃書其後

蘇厚子望溪先生年譜書後

年譜之作所以著人一生出處行事之實與其文章言論相爲表裏所謂夷考其人者也或言行相顧或行不掩言皆存乎此一失其實則非以表之適以誣之比於傳狀始

有甚焉望溪先生年譜舊有先生門人王兆符撰本而世失傳計先生之歿於今百年矣讀其書者絕無恩怨無事瞻徇顧忌所患考之不精不備難免失實耳厚子質直樸董有先儒信道之篤無交士浮夸之氣沈潛於先生文章者既久而兎討於先生出處行事之實復精且備年譜積歲始成時復增損務求其實豈疎淺者所能望哉君嘗增訂張楊園先生年譜吾讀而敬異之今復爲此譜可以見其學行詣力卽其志可知矣道光己酉二月

惜抱先生與管異之書䟦

惜抱先生與管異之書六通皆在鍾山日異之客山左所得者中言詩古文法甚精㪍深喜異之所爲而言之逾數年先生亡不及見異之後來進境今所傳因寄軒集豈不

勝于蔡龍之在蘇門耶當時異之與梅伯言方植之劉孟塗稱姚門四傑然孟塗異之皆蚤卒植之著述雖富而窮老不遇言不出鄉里獨伯言爲戶部郎官二十餘年植品甚高詩古文功力無與抗衡者以其所得爲好古文者倡導和者益衆于是先生之說益大明今異之往矣地下有知能無愉快乎伯言之道旣大行告歸江甯先生之風于是乎在而異之有子小異能世其業方極困窮有以重價欲購此卷者笑而不答可謂有守矣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姪孫瑩謹跋于江甯博山園

桐城姚　瑩展和甫著

吳黃二貞女傳 戊戌十一月

吾嘗爲廡溪姚氏節婦記記吾家自明以來女若婦五十有七人是在嘉慶辛未之歲其明年有吳氏貞女事女爲內閣中書裔齡次子仲蓉聘婦監生吳文棟女也仲蓉隨父之官湖南父卒侍側護喪歸病瘵死女聞請歸姚氏執夫喪父弗許絕行三日夜求之許在家終志女泣而起不出戶者踰年有隱爲議婚者女恍若有知涕泣廢食父佯怒女病且死舉家皇然父呼而許之乃蘇父於是告其夫兄元英以歸姚氏族衆具禮迎之入門拜姑行子婦禮姑憐愛之以長孫爲之嗣越二十五年吾從弟之子敦仁聘

婦黃氏又以殉節聞黃氏者家武進父克昌直隸定州知州兄曾慰爲貴池令以女字敦仁道光十六年正月婚有期矣其父母方自貴池送女於桐至前七日敦仁暴亡女聞之泣請父母守志於姚父母不許女遂不食且病不百日而死年二十一長敦仁一歲其家以喪歸姚氏合葬焉

論曰明歸太僕作貞女傳謂女未嫁而爲其夫死或終身不改適者爲非禮其言曰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是以身許人也引曾子問婚禮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及女未廟見而死之禮比附以明其義及後作張氏女貞節記則云禮以率天下之中行而高明之性有出於人情之外此賢智者之過聖人之所不禁而以伯夷叔齊未有祿位於朝君臣之分甚微而恥食周

栗以死孔子亦謂之仁論人者當取法於孔子蓋亦自覺前說之未安矣近時汪容甫不見後說反緣前論引而信之謂婦人不二斬故爲夫斬則爲父母期未有夫婦之恩而重爲之服以降其父母於壻爲無因於父母爲不孝又曰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恩不可解於心過而爲之死君子猶哀之苟未嘗以身事之而以身殉之則不仁汪氏斯言得無過歟夫女子之義莫大於守身守身之謂貞易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夫字者正禮也以不字而許之曰貞則聖人固有取爾矣曷嘗責其違禮哉女子未嫁從父母之命無命則人賤之若既受聘則有父母之命矣而謂其以身許人不亦傎乎先王制禮取其中合天之道順人之情俾賢智者無所過愚不肖者可以企整齊畫一

以爲治天下之法耳至於非常之事不能望之人人者本不爲定制有則特表而旌之矣古未有以臣死君者殷之世乃有比干焉伯夷叔齊焉孔子一則曰仁一則曰賢求之禮經固未嘗以死責人也不惟無責管仲不死孔子猶許之曰如其仁然則聖人固有出於禮文之外者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豈可以常禮繩貞女子乎且二子所援曾子問之文亦倘有說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詳此禮文一則曰不敢嫁再則曰而後嫁是固有避之

又久不得已而爲之者明乎改嫁非女子之美行雖夫家辭婚而猶守之至再重之也其以不敢嫁而後嫁爲禮者對不待夫家之辭而亟嫁者爲非禮也葢先王之道昏姻以時女子失時不嫁悱人情所難而或有蕩檢踰閑之事故順其情且使夫死聽改嫁非禁其守貞也由此觀之是改嫁之義特以防中人之不肖豈以待非常之女子哉今功令婦人夫死聽其改適能守節則旌之旌之者以其能人所不能也苟以守貞爲非禮是導人不守其身矣然則女子未嫁而守貞者何義乎曰古人一諾重於千金惟其信也況許嫁大事乎貞女之義亦謂吾已受聘父母既命之矣未嫁而夫死此意外之變非夫家有所悔棄何忍負之守死不渝以成吾信追計其他故設禮者貴其能爲世

道之大防也今附會禮文而導天下女子以不守其身不亦賊禮之甚乎

胡貞女紀事

余作吳黃二貞女傳之後八年族人鴻壽聘婦胡氏又以貞女聞鴻壽者字恭則先十一世祖職方主事六世孫也其父邑庠生酉生五子鴻壽居三以嗣兄培楷後壽次兄鴻慶候選從九品貧不能赴選聞邑人胡天鳴有養女爲鴻壽求婚胡許之既而赴選事胡辭不能而責以厚娶姚强諾之久而不遂鴻壽抑鬱而卒年三十二胡女年亦二十六矣聰慧知書鍼黹絕精母兄皆愛憐之始聞字姚氏甚喜及聞鴻壽死將他適乃縊其母救之蘇女誓不嫁母兄不能奪乃守志於其家逾三年矣胡女陰欲歸姚母兄

使人迓之姚族人咸哀其事議迎之如吳貞女故事而壽本出嗣無家未知所處余歸聞之曰貞節事名不可不正也胡女不歸姚未行禮於其夫爲誰守乎壽雖無家而有生母在安慶宜以族人之親者爲書告之顧壽母老貧且遠不能迎女若族衆爲鴻壽主於艮隱祠使胡氏女哭奠成禮以成姚氏婦之名退而還依其母兄亦亡於禮者之禮也僉曰善乃以是年七月日爲鴻壽主於祠職方公下族衆三十有二人往胡氏迎女素服至祠禮鴻壽而哭之甚哀觀者莫不下淚復謁祖於鴻壽同曾祖兄銅陵訓導犖之家女既成禮哭鴻壽於艮隱祠三日還守於胡氏依其養母逾月使人請於余曰身病未知若干歲死公主成我事今亦老矣安慶未有還書身未入姚氏之譜竊有懼

焉乞一文識之死與目矣余憫其志以爲賢而有禮乃紀其事繼吳黄二貞女傳後良德祠者先十世祖贈光祿大夫明故副使芳麓公長子處士前甫公名孫槩之妻方太君痛夫有懿德而早死無後已守貞以老恳延其祀前甫公叔季兩弟尚寶寺丞石嶺公及先職方主事戊生公乃立專祀祠前甫公夫婦而配以仲兄碩甫公孫槃及江太君夫婦蓋碩甫公亦蚤卒而江太君以身殉之與方太君同節皆無後故竝祀之尚寶職方兩公子孫至今幾二百年春秋禮祭不衰方太君名維儀詩畫聞於天下世所傳清芬閣是也恭則與胡貞女事相類貞女身後亦即從祀此祠豈非盛事歟異時有請於 朝者吾文可信也

萬孝子傳

萬孝子者吾桐之樵人也負薪養母必備甘旨有日者過母問子生命日者言某日當死萬念死無恨獨母缺養語其侶曰我果死以老母累君矣然必陰助君樵不徒費也樵侶漫笑曰諾萬則偏要同推於母前質之以爲信宋家嶺者樵徑也有廟故祀山神鄉人偶憩廟中夢虎求食神曰萬某數盡可以畀汝鄉人寤而異之將奔阻萬萬至以告且勸使返萬大怒裂眦擧木挑徑奔嶺巔虎撲之萬奮鬥虎大哮萬亦咤叱聲震林谷覺斃虎乃入廟數其神曰鄉衆患虎故祀汝乃不爲人捍患反以媚虎尙思血食耶手挑像像仆踞神座而坐鄉人初見虎斃從之入廟聞萬責神亦相和及萬入不語訶之趨視則死矣鳴於鄉衆以神祀萬自是虎患遂絕生與約養母者樵薪日倍之負不

饑亟得値亦倍終萬世身竟養萬母死衆葬之

姚子曰萬不惜其身輕於脅虎自儒者論之不得爲孝信日者言以母貽人近愚毀神代之近妄然山鄙之人目不知書一以至誠出之彼且不知何者是孝惟求其心之安而已固無庸矯揉計議也嚮使萬者計及後世物議少躊躇焉倘得存其至誠乎哉惟誠故神宜其血食於一鄉也

平湖陳氏董孺人家傳

孺人吳縣董氏蚤失父隨母至貴州都勻祖父官所遂家焉明習詩書未笄母亡積女紅之資反母櫬於吳人奇之歸山陰陳君海庵薪於黔佐夫以禮夫兄姊妹姪若婦自家來者悉迎與處久之禮敬不衰復厚贈而歸海庵君沒子鍾祥八歲一女再周前室一女未笄孺人矢志撫之爲

貲薄道遠歸無以資也權殯夫及前室於黔罷從產督鍾祥讀書以待成立遺書夫姊陳其義夫兄鄭州牧柳村君見之感歎寄諭鍾祥曰嘗見汝母書沈痛剴切巾幗勝於鬚眉汝宜善承其志也孺人課子嚴或以弱爲言者泣謝之鍾祥稍長誦論史傳首以士大夫忠烈爲訓曰男子善身當如婦人守節朋輩往來必先辨邪正乃可交及赴試京師臨行舉溫公家訓詩爲誡蓋鍾祥七歲時海庵君所口授也既留都下復以書勉之曰士之志在道德者不在文章志在文章者不在功名汝宜志遠大勿安小成鍾祥謹受教以貲筮縣庠生舉道光辛卯鄉試爲四川令能敦氣節詩文清拔既歸葬海庵君與前母已乃之官詩人吳蘭雪牧黔西亟賞之爲孺人作柏舟示操圖且賦詩焉甲

辰歲瑩至成都鍾祥來見意甚親摯蓋承孺人之教者固殊矣既以其圖乞言瑩瞿然曰氣節之衰久矣蓮孺人乃以忠烈訓其子使交友先辨邪正重道德而薄功名斯言也長老貴人或未能之孺人既淑其身復教其子雖滂母無以過焉是圖也匪第張孺人之美鍾祥當終身佩之爲士大夫者聞孺人之言亦可以興矣

陳忠愍小傳

嘉慶道光閒名將最盛者稱楊忠武羅[illegible]皆蜀人水師則李忠毅王果毅皆閩人也忠武[illegible]忠毅三公余未及見惟交果毅二十年其義勇能軍洵有過人者其後則爲陳忠愍公名化成福建金門人少從忠毅果毅歷戰功洊至臺灣水師副將馭軍有紀律約己尤嚴時稱廉將及鎮

金門益勵其麾下余聞久矣道光十八年余過廈門公方提督水師亦素重余延飲劇談公時已近七十言軍事慷慨激發逾於壯夫及至臺臺人皆頌公巡閱臺灣時文武供應餽遺一無所受晦行將卒雖眾所過如未嘗有兵者其約已律下之嚴如此故賞罰無閒言焉臺灣歲運軍穀十萬給水師諸營自蔡逆不靖商艘日少穀常絀運每至三四年則奏委文武僱運費鉅而時有風濤之失道光四年余謂臺府上議請積穀改給折色以疏新穀趙文恪下其議眾皆便之而水提某有所覬沮之及十六年公巡臺眾舉以請公曰此兵商兩便之計也令如議行一無所私二十年身中夷警遊奕閩洋公自出擊之足受礮傷猶鼓勇督師進夷舟遁旋調江南江南水師素怯非閩比也公

選閩中親軍往教練之始皆奮厲海防嚴密夷聞而畏之二十二年寗波失守夷破乍浦數窺吳淞不敢入潛購姦民焚公火藥公怒方捡斬之而夷舟數進公數拒卻之夷務得海上將退總督開公卻夷師喜自出督戰與公分守海口甫登山夷舟突進飛礮及山總督失色退走諸軍皆潰夷乘勢大進公親軍不及百人手自燃礮擊賊猶破一舟賊連飛大礮公中傷而歿事聞　上震悼焉贈恤如典諡忠愍

論曰公始爲偏裨素有戰功而獨以廉著蓋武人所尤難也觀其馭軍紀律森然庶幾臨淮之風矣老猶勇邁雖拔扈之夷亦憚焉乃卒敗於懦帥致以身殉惜哉

張亨甫傳

張亨甫名際亮建寗人少孤繼母撫之父嘗賈鄧州伯兄繼業亨甫幼穎異里中老儒李古山才之其家乃使之讀未冠爲諸生與族兄紳光澤高祖望何長詔友善肄業福州鼇峯書院同舍生多俗學亨甫視之蔑如也陳恭甫編修爲山長器之道光三年余至福州亨甫以詩來謁余曰何李之流也子才可及空同若去其麤豪則大復矣明年沈鼎甫侍郎視學閩中試拔貢第一乙酉入京師朝考報罷京貴人及名士言詩者無不知亨甫矣新城陳石士侍郎延寓其家曾賓谷鹺使在京師聞亨甫名召飲同坐皆知名士也曾以名輩顯宦縱意言論諸人贊服亨甫心薄之曾食瓜子粘鬚一人起爲拈去亨甫大笑衆慙曾不懽而罷明日亨甫投書責曾不能教導後進徒以財利奔走

寒士門下復不自知愛廉耻俱喪負天下望累數百言會怒毀之於諸貴人亨甫以是負狂名慨當時諸公好士而無眞識曾不如其好色也取一時名優爲之傳著論一篇曰金臺殘淚記筆力高古識者知亨甫所志遠矣都中交深者歙徐寶善龍溪鄭開禧宜黃黃爵滋益陽湯鵬山陽潘德輿唱和尤密六年余至京師從遊者久之亨甫旣爲朝貴所忌試輒不利自是歷遊天下山川窮探奇勝所交名賢幾遍以其窮愁慷慨牢落古今之意發爲詩歌益沈雄悲壯至天才豔逸情致綿邈則其本色而亨甫之詩乃大成矣十八年鄉試主閩試者途中約張際亮狂士不可中而亨甫已易名亨輔中式拆卷見其名疑欲去之副考申解而止及來謁果際亮也主試愕然會試復報罷二十

年余在臺灣召之亨甫書將渡海及廈門畏險使人爲其貌題詩寄余而返聞鹿澤長爲甯紹台道往依之至則甯波失守狼狽走江西將至山東不果遂過桐城覘余家訪方植之光律原馬元伯而至湖北葉方伯敬昌厚遇之復之吳中聞余爲英夷誣愬江南奏劾有閩人附和其言亨甫憤甚見某公面責之計余赴逮必過吳中棲遲以待七月余過淮上乃從至京師先是亨甫有妾蔣氏從在淮及赴余難留蔣於淮屬其友亨甫方病疾扶病從余止之不可自投方劑未已余事白出獄亨甫大喜從余寓炸子橋楊椒山故宅中延人治其病而所患已深矣京師諸公聞亨甫急余難義之過余者必問亨甫而湯海秋及桂林朱濂甫琦柳州王少鶴錫振道州何子貞紹基晉江陳頌南

慶鏞高要蘇賡堂廷魁閩陳弼夫覲亮皆亨甫故人尤厚
疾革日晨起自訂詩稾屬余及濂甫勒韓爲之去取其令
遂卒年四十五余及諸君經理其喪一時識與不識爭致
賻焉余攜柩至桐城使人往閩召其子來以喪歸亨甫詩
已刻者婁光堂藁松寥山人集南來錄未刻詩文尚多嘗
語余欲編爲全集卒後余收遺藁於行筩將成其志焉其
妾蔣氏存淮浦適錚聞亨甫歿大慟誓死守或勸之嫁乃
削髮爲尼一小婢感焉亦從削髮河漕二帥及善亨甫者
咸重其才高其義又歎異蔣氏皆憐而資之一時歌詠其
事者甚衆

論曰自古名公卿無不愛才近世則延納才士以爲己名
士利其財亦爭趨焉卑鄙者則面諛承奉無所不至此尚知

有廉恥氣節哉亭甫力振頹風可爲矯矯矣乃受其書者不愧謝而以爲恨時人復被以狂名使亭甫遭而在上風節必有可觀者竟不一第徒以詩名是可悲也亭甫内行甚篤善事繼母生平好遊伯兄常資之縱覽名勝伯殁厚視諸姪有加每言繼母伯兄未嘗不泫然也里中前輩闡揚不遺餘力所交海内賢士老不遇者尤推揚之不絕年長於己者禮之必恭少於己者正言款誘懇至其敦篤如此嘗負大志余稱其有經世才人未之信後見盧厚山林少穆二帥亦稱之然後知余非私言也

湯海秋傳

海秋湯氏名鵬湖南益陽人道光二年進士初爲禮部主事年甫二十負氣自喜爲文章震爍奇特諸公異其才選

入軍機章京補戶部主事轉貴州司員外擢山東道監察
御史君在軍機得見天下章奏又歷戶曹習吏事慨然有
肩荷一世之志每致書大吏多所論議及爲御史再旬而
章三上有宗室尙書叱辱滿司官其人訐之 上直尙
書吏議君以爲司官朝吏過失當付有司不可奴隸辱之
此臣作威福之漸也吏議輕不足以儆援嘉慶中故事爭
之上以爲不勝言官任罷回戶部員外而君方草奏亦有
論建未及上而改官君見其言不用乃大著書欲有所暴
白於天下爲浮邱子八十一篇篇數千言通論治道學術
明林十六卷指陳前代得失七經補疏明經義止信筆初
藁雜記見聞事實諸作皆出示人惟止信筆初藁人多未
見或問之曰此石室之藏也英夷事起沿海諸省大擾

上再命將無功卒議撫通市君憤甚已黜不得進言猶條上三十事於尚書轉奏焉大臣用事者曰書生之見耳上雖召見君而無所詢報聞而已君是時已更爲本部四川司郎中京察亦竟不得上考君感慨抑鬱詩多悲憤沈痛之作二十四年七月卒年四十四君少爲文有奇氣初成進士所爲制藝人爭傳其藁市肆售之幾遍君曰是不足言文也取漢魏六朝迄唐人詩歌追擬之必求其似務備其體已梓者三十餘卷又好爲文嘗謂其友人曰漢以後作者或專工文辭而義理時務不足或精義理明時務而辭陋弱兼之者惟唐陸宣公宋朱子耳吾欲奄有古人而以二公爲歸其持論如此

姚瑩曰道光初余至京師交邵陽魏默深建甯張亨甫仁

和龔定庵及君定庵言多奇僻世傾讋之亭甫詩歌幾追作者默深始治經已更悉心時務其所論著史才也君乃自成一子是四人者皆慷慨激厲其志業才氣欲凌轢一時矣世乃習委靡文飾正坐氣偷耳得諸子者大聲振之不亦可乎以宗室尚書之親貴舉朝所屏息者而君倡言彈之亦見骨鯁之風矣君又與宜黃黃樹齋歙徐廉峯及亭甫以詩相馳逐歲在丙戌余服闋入都諸君與周旋久之樹齋以編修爲言官數論事游至大用廉峯及君則以言黜幸不幸殊焉辛卯余再入都廉峯已病未幾卒定庵繼之癸卯臺灣之獄亭甫力疾赴余難因不起猶憶君探余獄中及出獄後與諸君置酒相賀又同治亭甫之喪依依送余出都門時也默深成進士最晚以知州需次亭甫

則未一第而歿余待罪蜀中樹齋亦以事更罷爲部曹俯仰二十年閒升沈存歿若此悲夫

樂鄉先生傳

自世之以名位功業文章相貴重也而德行之士闇焉其有聞者必其有獨行奇節可相震驚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卒覩爲平淡修文之士亦罕稱之嗟乎此非有道之言也吾家樂鄉先生所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者也先生於瑩爲族祖父瑩爲童子數及見之頎然修癯如松柏之勁而氣特和開其言直而溫長老皆曰吾家隱君子時不知隱君子爲何如言也稍壯則聞先生安貧樂道未嘗與人言財生平不受餽遺時饑炊淅三日閉門不使人知有問者曰無之及當食時有在側者必與均雖嬰丐不使空

親以授經課子務事非義之行數十年未之見也非義之言門內外未之聞也不近名不尚氣倫紀日用之間秩然藹然其教子曰富貴在天不可動念惟學在人又曰能敬必有德能容德乃大功德隨處可修持祖宗須臾不可忘怨不可記恩當思報謹言慎行非義不取如是者夢寐皆安矣年八十五正衣冠卒一履未安命子納之笑曰腳須踏實地步履要安詳也娶戴氏操行勤苦與先生同志後先生二年卒年八十四終身相敬如賓嗟呼如先生者洵無愧隱君子哉先生名訓字聰彝樂鄉其自號也瑩撰姚氏先德傳時先生尚存今去先生歿十七年矣其子族叔雯山以行略藏笥久之喜其言質實無異於嚮所聞也顧漏輟炊淅事乃掇拾爲傳

東溟文後集卷之十一　終